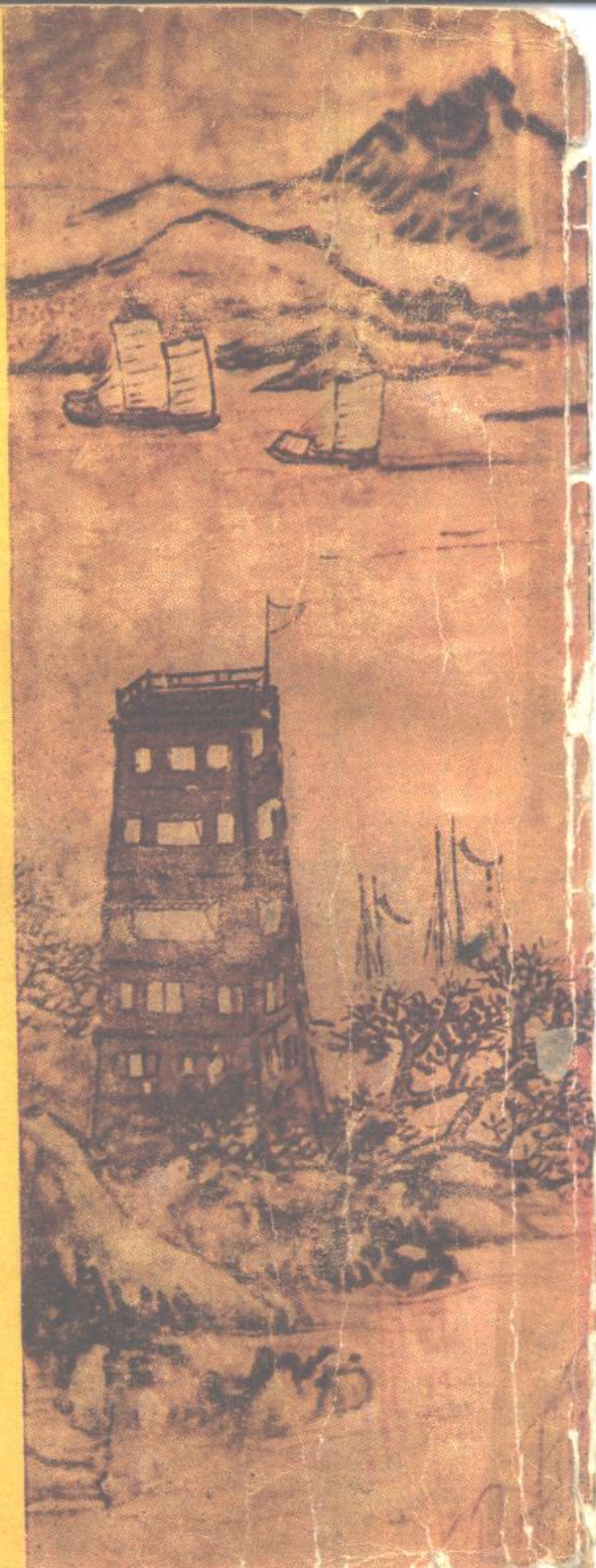


太平天国史事考

罗尔纲著



太平天国史事考

罗尔纲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625印张 258,000字

1955年3月第1版 1979年3月第2版

1979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14,001—34,000

书号11002·21 定价1.10元

目次

自序

金田起义考	九
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考实	三四
洪大全考	七五
天朝田亩制度的实施问题	一八六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讦考	三九
太平天国的妇女	三七
与叶菲莫夫教授谈太平天国史问题	三四一
洪大全考补	三六〇
重印题记	三六九

自序

這本集子是我寫的「太平天国史論文集第二集」，因為裏面都是史事的考證，所以叫做「太平天国史事考」。

這本集子共收「金田起義考」、「太平天国與天地會關係考實」、「洪大全考」、「天朝田畝制度實施的問題」、「太平天国領導集團內訌考」、「太平天國的婦女」、「與葉菲莫夫教授談太平天国史問題」七篇論文。其中「洪大全考」一篇，雖屬於訂謬的問題，但我們是把這一個問題作為有關太平天国的重大史事提出來進行考證的，所以放在這一集內；另一個原因是本集內「太平天国與天地會關係考實」一文，可以說是把有關洪大全的最主要的問題解決了，讀者必須先讀了它，然後再讀「洪大全考」，因此，「洪大全考」也就必須收在這一集內。

對史事考證的目的，是要解決歷史上存在的問題，是爲了撰述歷史做準備工作。科學的考證工作，是一種屬於技術性質的工作，它的任務很簡單，以史事的考證來說吧，它只考證某一件史事的真或假，有或無。關於對史事的分析、批判，那是撰述歷史工作者的任務，不在它的範圍之內。

考證工作的任務雖然簡單，但對考證太平天国史事却不是一件容易做的工作。因為太平天国本身

的記載幾乎被燬滅淨盡了，能够供給我們做考證的材料實在太少了，有些問題還完全沒有材料可據，所以就不得不利用滿清方面的材料和當時外國侵略者的材料來解決問題。但是，那些材料不僅是處處站在反革命的立場誣譏革命、歪曲事實、掩蔽真相，我們在利用的時候，必須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去做一番去偽存真的工夫，而尤其困難的是就連這些反革命方面的材料對每一件史事的考證說來也還是十分殘缺的，有些地方又是各逞誣譏、異說紛歧的。我們所能掌握的只是這些材料，我們要從這些材料中去進行考證錯綜複雜的史事，那當然不是一件容易做的工作。而在本集所考證的問題，如太平天国與天地會的關係問題，洪大全問題，「天朝田畝制度」實施問題，太平天国領導集團內訌問題又都是太平天国史上異說最多、爭論最久的大問題，我們要根據那些材料進行考證，以求正確的結論，更是一件困難的工作。

我在第一集的自序裏說過，我做考證用的方法，是乾、嘉學派用的考據方法。乾、嘉學派用的考據方法，是一種形式邏輯的演繹和歸納的綜合。在狹隘的範圍裏，在研究事物的簡單的、尋常的關係時，還可以應付的，一超出這個界限，要深入研究事物的本質和內在矛盾，要把握周圍世界的發展時，這種初等的形式邏輯就無能爲力了。這一種考據方法，是有它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的。乾、嘉學派的學者們，在當時滿清皇朝大興文字獄誅殺漢族知識分子的壓迫下，他們逃避現實，利用這一種局限性和片面性的研究方法，定出嚴格的法則，躲到象牙塔去，從事他們的考據工作。章炳麟論他們的法則說：「審名實一也，重左證二也，戒妄牽三也，守凡例四也，斷情感五也，汰華辭六也，六者不具，而

能成經師者天下無有。」^①這就是說，他們不許越過法則說半句話，規定要局限於一定的界限，不許越出界限之外；如果越出界限說話，就犯了他們治學的法則，就不能成爲考據家。章炳麟的話，明確地說出了乾、嘉學派的治學法則。因此，這一種考據方法，正如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所說：「它就變成偏面的、局限的、抽象的，而陷於不能解決的矛盾之中；因爲它只看到個別的事物，而看不見它們的互相聯繫；只看到它們的存在，而看不見它們的產生與消滅；只看到它們的靜止狀態，而忘記了它們的運動；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當然，乾、嘉學派這一種局限性和片面的治學方法我們是要批判的，他們「爲考據而考據」的逃避現實的治學態度也是要批判的。不過，他們雖然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但是，他們並沒有把樹木說成高樓大廈，或者說成海市蜃樓，亂說一場，他們却站在他們一定的界限裏面，老老實實地說明他們看見的是什麼樹木，他們就把那一種樹木告人。今天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武器的工作者，正可以利用他們研究的初步成績，從一棵棵孤立的樹木，聯系地、全面地去看森林的全貌。

我自己就是應用這一種考據方法來鑑定太平天國史料，來考證太平天國的史事的，所以就深感到在鑑定太平天國史料和簡單的史事上還可以應付，但遇到了上面說的那幾個問題便感到困難了，因爲我要解決複雜的問題，就不能遵守乾、嘉學派的嚴格法則，我已經越過局限對個別事物的互相聯繫進

① 見「太炎文錄」卷一「說林」下。

行解釋了。

這說明了我用的考據方法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說明了就是簡單的考據工作也必須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有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爲指導才能解決問題。現在，問題就在於我今天有沒有能力來應付這一種工作了。當然，自從解放後五年以來，經過了種種的運動，受了黨的偉大的教育，在活生生的教育下面，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做了一些工作，從思想、感情以至問題的看法上都起了基本的變化，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學習，我今天還才開始，還未能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因此，我今天要越過以前所用的考據方法的局限，對個別事物的互相聯繫進行分析，以尋求結論，那就很難免於錯誤。在這一個集子裏，一定會有錯誤的看法和錯誤的結論。

但是，這幾個太平天國史上的大問題，從預備要寫各級太平天國讀物的工作者起，以至於大學、中學的歷史教師，預備編太平天國話劇、電影的工作者，四年來在南京、上海、蘇州、無錫、揚州、杭州等地參觀太平天國史展覽的許多觀衆，都希望及早解決。作爲蒐集、整理和鑑定太平天國史料工作者的我，覺得對這幾個問題的試探，是我應該做的工作，因此，我才毅然把這一本集子付印。不過，我仍得聲明：我這一次的付印，還不敢說到以初步的意見而付印，我只能夠說是以對每一個問題彙集了我所能夠蒐集到的、經過我整理和鑑定、並且排比起來的材料而付印，以供讀者研究這幾個問題的參考罷了。

我在熱烈地誠懇地等待讀者的批評。我深深感到歷史上存在的問題，必須展開爭論，才會得到正

確的結論，在歷史研究工作上，有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必要。提出了四十二年之久還未得徹底解決的太平天国天曆與陰曆、陽曆對照問題，直到今年七月底一位審讀我的「太平天国史稿」的同志，批評了我的不正確的推論，給我提出了寶貴的意見，使我根據他的意見去追考，才清楚了天曆的禮拜是守「舊約」上以一週的第七日做禮拜的制度，與陽曆以一週的第一日做禮拜的算法不同，所以天曆的禮拜就比陽曆的禮拜早一天，天曆的禮拜、干支也比陰曆的星期、干支早一天，從而可知天曆禮拜、干支比陰曆、陽曆早一天，是在開始頒行天曆時就如此的。這一個經過了四十二年之久的爭論，是由於得到批評然後才解決的。這一件事，就深切地教育了我。過去我們對人家的錯誤不敢批評，對自己的錯誤不勇於檢討，這都是對人民不負責的態度，這都是學術進步的大障礙。因此，我懇切地請求讀者把我這一本集子作為批評的對象，以便在讀者批評之下，使這幾個有關太平天国史上的大問題得到正確的解決。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羅爾綱謹誌

目次

自序

金田起义考	九
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考实	三四
洪大全考	七五
天朝田亩制度的实施问题	一八六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讦考	三九
太平天国的妇女	三七
与叶菲莫夫教授谈太平天国史问题	三四一
洪大全考补	三六〇
重印题记	三六九

金田起義考

一 起義日期

金田起義日期是太平天国初期史上一個異說紛歧的問題。自天国刻書所載，以至天国人物的撰述，與中外史籍所記，就我所見計共有十種不同的說法：

一、「忠王李秀成自傳」說在清道光三十年夏六月，金田、花洲、陸川、博白、白沙各地拜上帝會同日起義。（杜文瀾「平定粵匪紀略」、王定安「湘軍記」及「光緒潯州府志」也說在這年六月，當是據自「忠王自傳」。）

二、「遵王賴文光自傳」說在道光三十年秋。

三、江忠源辛亥十一月十四日「致彭曉杭書」○說在道光三十年八月。

四、陳微言「武昌紀事」說在道光三十年九月初三日。

五、密迪樂 (Meadows) 「中國人及其革命」(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 說約在一八五〇

○ 見「江忠源遺集」，卷一。

年十月上旬。

六、太平天国頒行的「天情道理書」有「金田團營，時維十月初一日」的話。

七、嚴正基「論粵西賊情兵事始末」、張德堅「賊情彙纂」都說在道光三十年十月。

八、王韜手鈔本謝介鶴「金陵癸甲紀事略」說在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初十日。

九、白倫 (Brine) 「中國太平叛黨志」 (Taiping Rebellion in China) 說約在一八五〇年十一月、十二月或一八五一年一月上旬。

十、「干王洪仁玕自傳」說在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日那一天在金田起義。

這十種說法，第六種「天情道理書」是天国刻書，第一、第二、第十三種是太平天国人物自傳，第三、第七兩種是當時在廣西軍前的滿清官員的記載，第四、第八兩種是當時人記載太平天国史事有名的記載，第五、第九兩種是西文記載太平天国史的著作，而各書說法不同如此，我們且撇開當時中西記載不論，即天国刻書與其領導人物的自叙亦復如此歧異，究竟是他們的錯誤呢？還是我們治史的人尋不出當時事變發展的線索以致不得其解呢？

在一九三五年以前，「天情道理書」和「干王洪仁玕自傳」兩種尚未發現，那時候我只看見八種說法，而「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我也還不會得看見，所以那時候我寫「太平天国史綱」，對這個問題看法，以為李秀成未參加金田起義，他到太平軍攻永安州路經他的家鄉時，才以伍卒參軍，他不是當事人，其說不應貿然置信。遵王賴文光自述隨天王在金田起義，他是個當事人，其說應該相信了，但

我認爲今所見的「遵王賴文光自傳」，乃傳鈔之本，或許不免有訛誤。而其他諸說，也不會舉出什麼堅強的證據。獨謝介鶴「金陵癸甲紀事略」自述曾得見太平天国史書，其書中在「天王洪秀全傳」、「東王楊秀清傳」兩處同說金田起義在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初十日，我以為謝介鶴既得見天国史書，此處日期當係據自所見史書，我比較諸說，認爲謝說較可信，所以便從了謝介鶴之說。這是我最初對這個問題的看。

到一九三七年春，我寫「洪秀全金田起義前年譜」時，「天情道理書」、「千王洪仁玕自傳」都發現了，於是金田起義日期八種不同的說法便成爲十種不同的說法了。因爲新史料的發現，使我對以前的看法起了疑問。有一天，我細讀張德堅「賊情彙纂」至卷四僞家冊式後二軍軍帥梁立秦下註道：

年三十四歲，廣西潯州府桂平縣白沙墟人，庚戌年七月在金田入營，八月封前營長東兩司馬，九月升前營旅帥。

案這裏說的庚戌年七月，即道光三十年七月，梁立秦是桂平縣白沙墟人，即「忠王李秀成自傳」所說與金田、花洲、陸川、博白同日起事的白沙。這一條記載，從前未注意，那天看了，却叫我忽然省悟，我想梁立秦既爲白沙人，他在白沙挈家去金田會合，應有幾天的行程，而他在金田入營之時已經是七月，則洪秀全通令金田、白沙各地拜上帝會總動員之日必在此時以前，這一條記載，不是正可以給「李秀成自傳」六月起義之說作佐證嗎？我再將「遵王賴文光自傳」、「天情道理書」、「千王洪仁玕自傳」以及各種文獻所載當時事變來與梁立秦家冊，「忠王李秀成自傳」互相參訂，於是我便得到了一個可以

溝通天国官書與天国人物記載的解釋：太平天国革命總動員各地拜上帝會員的日子，大約是道光三十年六月，但這是總動員的日子，而不是起義的日子。自六月總動員之後，各地會員團集的日子有先後，所以白沙人梁立泰七月到金田入營，遵王賴文光大約也不是金田人，到金田入營時已是秋天了，所以他才有「憶余生長粵西，得伴我天王聖駕於道光庚戌秋倡義金田」的話。到了十月初一日，各地會員大部分陸續都到金田集中了，於是遂有團營之舉，故「天情道理書」說：「金田團營，時維十月初一日」，就是這個緣故。這時候，金田雖已圍營，但還沒有正式起義。正在部署間，而洪秀全被困在平南縣花洲山人村，楊秀清乃率衆往援，在思旺墟打破清軍，迎洪秀全歸，清軍來追，復戰於金田，大破清軍。到了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日^①，就在這一天在金田起義，所以「干王洪仁玕自傳」說：「時天王在花洲胡以眺家駐蹕，乃大會各隊齊到花洲迎接聖駕，合到金田，恭祝萬壽起義，正號太平天国」。於是我便根據了我的新認識，在一九三七年初夏撰成了「洪秀全金田起義前年譜」一書。

不過，我認爲我的解釋，雖然是融會貫通了天国各種記載推斷得來的，但仍應視爲待證的假設，還要證據爲之證明。這個假設能否成立，其關鍵有兩點：第一，當時金田、花洲、陸川、博白、白沙等地拜上帝會是否如「忠王李秀成自傳」所說在道光三十年六月「同日起義」？第二，太平天国金田起義是否確如「干王洪仁玕自傳」所說在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日那一天？如果第一點我

① 洪秀全生於清嘉慶十八年癸酉十二月初十日，即公元一八一四年一月一日。詳見拙著「洪秀全金田起義前年譜」。

們得到了否定的答案，便可以推翻了「忠王李秀成自傳」六月起義之說了。如果第二點我們再得到正面的答案，便可以證實了「干王洪仁玕自傳」所說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日那天起義之說，我們的假設便可以成立了。

關於第一點考證，我在一九四四年春天，去桂平參加太平天国紀念堂落成典禮，在紀念堂裏陳列有一幅用絹寫的幼贊王蒙時雍「致叔上信等家書」，其中有一段說到起義的事情道：

庚戌年二月敬拜天父上帝天兄耶穌……於九月十三日花洲團營，姪於是月十八日，由花黃水之紫微村張五家起行赴花洲。

案蒙時雍參加金田起義，這是一封當事人的詳細報告的原文件。據他所記花洲團營是在道光三十年庚戌九月十三日，並不在這一年的六月。再考「光緒鬱林州志」陸川、博白拜上帝會起事在九月，「民國陸川志」作八月。白沙人梁立泰却在七月到金田入營，而金田團營則在十月初一日。據上考所列事實，知各地拜上帝會團集的日期並不一致，即可證當時金田、花洲、陸川、博白、白沙各地會員並沒有在道光三十年六月「同日起義」之事。但是，忠王李秀成何以有此說呢？我們仍然不得其解。事有恰巧，這時候，廣西通志館在湘鄉曾家攝影及鈔錄「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回來，請我考證此稿。我參加了紀念堂落成典禮，就去桂林，得見了「忠王自傳原稿」，原來他記金田起義原文是這樣的：

道光三十年六月，金田、花洲、陸川、博白、白沙同日起義。……此時我在家，知到金田起義之信，有拜上帝人傳到家中，後未前去，仍然在家。

案曾國藩刊本「忠王自傳」，自「此時我在家」以下三十字，都給曾國藩刪去，所以使我們不明李秀成得到消息的來源及其致誤之故。現在我們讀了原稿便明白了，教我們知道當洪秀全發令總動員各地會員革命的時候，曾派人到各處會員家沿門傳知，李秀成家在藤縣長恭里新旺村，他也得到拜上帝的人到家傳知。洪秀全發令總動員之時，便是道光三十年六月。李秀成因爲在家未去金田參加，他家在六月得到命令，他不明白這是總動員的命令，到了這一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日，才在金田宣布起義，當時他沒有去參加，所以他後來撰自傳時便誤會以爲他得到總動員命令之日，就是金田起義的日子，並且因爲總動員是同時向各地發動的，他又致誤會以爲金田、花洲、陸川、博白、白沙同日起義。「忠王自傳」雖有此誤，但他却給我們記下了極重要的史蹟，使我們知道金田起義前，在道光三十年六月，洪秀全就發布了總動員各地會員的命令，叫他們都到金田集中去。由於得見了「忠王自傳原稿」，我們便可以確切的斷定道光三十年六月乃是拜上帝會通令會員動員的日子，而不是金田起義的日子。

關於第二點考證，我們得到一條非常重要的證據，這條證據正是開創太平天国的大領袖洪秀全自己說的話。洪秀全在「天父詩」裏有一首給他的后妃的詩道：

凡間最好是何日？今年夫主生誕日，天父天兄開基日，人得見太平天日。

案「天父天兄開基日」，就是說太平天国的起義日，因爲太平天国宗教的說法，以爲太平天国的建立是奉天父天兄的意旨開創的，所以就叫做「天父天兄開基日」。又「夫主」，是洪秀全對后妃的自稱。